大牛椆方言的形成

—— 台灣客語區內的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 ——

1993 年 2 月
洪 惟 仁

0.前言

台灣的漢語主要有兩種：閩南語與客家語。閩南語主要源自閩南的漳泉二州，少部份來自廣東的潮州或惠州；客家話主要來自廣東的嘉應州與惠州，少部份來自福建的汀州或漳州。閩南語或客家語在台灣各自據有一定的分佈地區。

戰前閩南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八五％，客家人口約佔一三・五％，其餘為南島語族；戰後因大量外省人移入，台彎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目前閩南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的七五％，外省人口約佔一三・五％，客家人口約佔一〇％，其餘為南島語族。無論戰前或戰後，閩南語對客語而言一直都佔著壓倒性的優勢。

台灣的移民表面上是根據語言分佈，其實是根據祖籍分佈。福建的客家人是跟著閩南人移民來台，在台灣的閩南語區內散佈了一些福建客語方言島，經過二百餘年的競爭，這些客家方言島已經消失或瀕臨消失；來自廣東的潮州閩南人或客家人與漳州人混居，二百餘年來其口音已同化於漳州腔。換言之，在目前的閩南語區內只有漳州腔、泉州腔、漳泉混合腔，凡潮州腔、客家話皆已同化於來自福建的閩南語，尤其是漳州腔。

至於客語區內，極少有閩南語方言島，一般屬閩客語區交界地帶的閩客語交差地帶。但是台灣桃園新屋鄉的客語區內卻有一個邊界分明的閩南語方言島，即是本文所要介紹的大牛椆方言島。這個大牛椆方言島人口只有二千餘人，全部是葉姓。據葉氏族譜所載，葉姓祖籍惠州府陸豐縣寮仔前鄉（今屬汕尾市政區陸河縣），清・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移民台灣桃園縣新屋鄉。

大牛椆方言在原鄉時已經是一個潮州話、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我

們還不知道惠州的漳州人移民惠州多久了，調查當時葉姓遷台已二百五十一年，二百五十餘年來，其母系幾全為客家人，易言之，葉姓的閩南血統已被母系的客家血統稀釋得極其淡薄，可是比較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幾全消失，大牛椆這個客家語區內的閩南語方言島卻仍然保存了一個特色鮮明的閩南語漳州腔方言而不墜，表現了方言島非常的韌性。

到底這個方言何以有那樣的韌性呢？這是一個社會語言學上饒富興味的問題。據發音人說，葉姓的家規，凡客家媳婦入門必得學習閩南話，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且教導子女閩南語，這可以說是大牛椆閩南語方言所以存續至今的主觀因素。可是客家人也有同樣的家規，閩南語區內的客家方言島卻消失殆盡，證明家規不是方言島保存的萬靈丹。大牛椆方言的強韌生命力應歸因於台灣語言生態中閩南語的強大競爭力。大牛椆的閩南語在新屋鄉的客語區內雖是弱勢語言，但閩南語在台灣卻是強勢語言。閩南語在台灣極為通行，大牛椆的閩南語口音雖重，並不比鹿港之類泉州腔難懂，和區外的閩南語溝通完全沒有困難。大牛椆方言仍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溝通工具，大牛椆人沒有放棄母語的必要。

不過社會語言學的討論不是本文的主題。本文的興趣是這個方言和台灣優勢腔或桃園北部漳州腔比較起來有何特色？這些特色何者保存了原鄉的漳州腔？何者是在原鄉就已吸收的潮州腔？自原鄉即已接觸，移台之後又「過從甚密」的海陸客語對它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本文的調查資料是一九八八年由洪惟仁、駱嘉鵬問卷，洪惟仁記音。發音人葉倫集先生編號：桃園新屋大牛椆 68。一九二三年出生，住台灣桃園縣新屋鄉下埔里，俗名「大牛椆」(tua_{11} gu_{22} $tiau_{12}$)。發音人父母均世居本鄉，他本人一生未曾移居他鄉。早年務農，一九六四年起任本鄉保生宮廟祝。能讀、寫華文；聽、說、讀、寫日文；聽、說流利道地的客語，客語對發音人而言也是母語之一，在大牛椆沒有不會講客語的閩南人。日據時代高等科畢業，相當於初中程度；又唸私塾二年。本調查接受國科會對龔煌城先生所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計劃」之資助，本文之撰寫並接受龔煌城先生之指導，僅此一并致謝。

1.音韻系統

1.1 聲母

大牛椆方言的聲母共有十八個，但 b, l, g 三個接鼻化韻母時讀 m, n, ng ，

所以這兩組聲母具有互補關係，依照傳統閩南語聲韻學的觀念，具有十五個「字頭」，茲將其聲母系統列表如下：

p, p^h, m / b,

t, t^h, n / l,

ts, ts^h, s, z,

k, k^h, ŋ /g,

oy, h,

1.2 韻腹

韻腹有口元音五個，鼻元音四個，韻化鼻輔音二個，共十一個：

a, e, i, o, u,

ã, ẽ, ĩ, õ,

m, ŋ

和台灣優勢音比較起來，沒有 ɔ：o 的對立是大牛椆方言的特色，這個特色和漳州南部及潮州一樣，可能直接承自原鄉，而不是後來的變化。漳州南部的東山、詔安不是 ɔ ： o 對立而是 ou：o 對立。但詔安有 ɯ 元音，大牛椆和東山沒有，大牛椆接近東山。大牛椆這個 o 元音比標準 o 的開口度要大一些，大約是在 o 和 ɔ 之間。其 ɔ_ o 不分及 o 的音值很像客家話，因此我們判斷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把原鄉的 ou 變了 o 。

大牛椆方言因為把 ɔ、o 混同了，為了分別意義，往往就可能混淆詞彙，以異詞或增尾來解決。以下幾個例子是台灣優勢音具 ɔ； o 對立的詞，大牛椆 68 的表現方式：

塗 t^ho^5　桃 t^ho^5　塗(泥土) t^ho_{12}　桃仔(桃子) t^ho_{22} a_{31}

蠔 o^5　芋 o^7　蠔(牡蠣) o_{12}　芋仔(芋頭) o_{22} a_{31}

糕 ko^1　糊 ko^5　糕仔 ko_{22} a_{31}　粉漿(漿糊) hun_{33} $tsĩõ_3$

母 bo^2　某 bo^2　老母(母親) lau_{11} bo_{31}　查某(妻) tsa_{22} bo_{31}

前兩組例子是以有否增加詞尾「仔」來分別兩個音韻可能混淆的詞；後兩組例子是以換詞來分別。

和漳州腔比較，漳州普遍地有 ɛ ： e 的音位對立，大牛椆則混同為 e 。潮州話和台灣話都沒有 ɛ：e 的對立，我們又缺乏大牛椆原鄉的方言資料，因此我們無法確定 ɛ：e 的音位對立是在惠州原鄉就已丟失或移民台灣之後才丟失的。

鼻化元音只有四個，《十五音》的〈薑〉韻台灣優勢音從泉唸 ĩũ ，桃園漳州腔也唸 ĩũ ，所以有個不獨立成韻的 ũ 元音；大牛椆唸 ĩõ ，沒有 ũ 元音。但是 m 和 ŋ 正好取代 ũ 元音的音韻地位，暗示了 m , ŋ 兩個韻化鼻

輔音和 ŭ 元音的歷史關係。

1.3 韻母系統

大牛椆的韻母系統因資料尚不完全，不能完全掌握，以下僅就所蒐集的列表於下：

a	ai	au	ã	ãĩ	ãũ	am
an		aŋ				
ia		iau		ĩã		ĩãũ
iam		ien	iaŋ			
	ua	uai		ũã		uam
uan		uaŋ				
	e			ẽ		
	eŋ					
	ue					
	i				ĩ	
im		in				
ui				ũĩ		
	o	oi		õ	õĩ	
om		oŋ				
	io				ĩõ	

ioŋ

u

un

iu

m

ŋ

aʔ ap at

ak

iaʔ

iap iet iak

uaʔ

uap uat

eʔ

ek

ueʔ

iʔ ĩʔ

ip it

io?

iok

o? õ?

ok

u?

ut

如果進一步調查，一定可以再蒐集到一些韻母，但可能是以鼻音或元音尾的喉入聲韻居多，這樣的韻在閩南語裏本來就是罕用的韻。如果按照傳統閩南語韻書以舒賅入的「字母」(韻母)計算方式計算，大牛椆應有 46 個「字母」。

1.4.1 主聲調

大牛椆共有七個主聲調，陽上與陽去混同，每個調類都有不同的本調與變調，茲將其調值列表於下，">" 號以左表本調，以右表變調：

	平 聲	上 聲	去 聲	入 聲	喉入聲
陰	44 > 33	42 > 44	21 > 43/42	32 > 4	*32 > 43/42
陽	23 > 33		33 > 22	4 > 2	*4 > 22

這個調值系統有四個調階，但 1 調階不獨立成調位， 21 調只出現在本調，22 調只出現在變調， 兩者具有互補作用，這樣一來就不必設四個調階，三調階便足以描寫其調位系統了。 另外變調的 43 調只接調首為中、高調的調子； 42 調只接調首為低調的調子，兩者遂成互補關係。因此可以三調階制歸納其調位系統如下：

	長	短	升	降
高	33	3		31

中	22	2	
低	11	1	12

以這個調位系統描寫上述的主聲調調類系統則如下表：

	平 聲	上 聲	去 聲	入 聲	喉入聲
陰	33 > 22	31 > 33	11 > 31	2 > 3	2 > 31
陽	12 > 22		22 > 11	3 > 1	3 > 11

這個系統和台灣優勢音極為類似，但陽入聲本調唸短高調 3，在台灣北部、尤其是桃園漳州腔地區顯得特別，台灣南部的漳州腔陽入聲唸短高調，北部大部份地區陽入聲唸中長調 22，桃園縣北部的漳州區全部唸 22 調，只有海岸線的同安腔地區才有唸 3 調的。大牛椆方言明顯的屬於漳州腔，看不出有同安的成份，由此看來大牛椆的特殊性可能源自惠州陸豐縣原鄉。同時七聲調也屬漳州腔類型，潮州有八個聲調。大牛椆方言和台灣優勢音的主聲調系統都同屬漳州型，調值又接近，再加上聲母系統亦同屬漳州型，因此雖然變化調和韻母系統有些不同，仍然無礙溝通。

1.4.2 固定調輕聲

大牛椆也有低降調(11)的固定調輕聲，如：

轉・來　　tũĩ$_{31}$ ・ lai$_{11}$

落・去　　lo$_{32}$ ・ k^{h}i$_{11}$

坐・落去　　tse$_{22}$ ・ lo$_{11}$ k^{h}i$_{11}$

但是很少，大部份不讀輕聲，甚至讀同客家話。以下是臺灣幾乎全部唸輕聲的例子(#表前字唸本調；不空格表讀變調；打 * 號的表客家音)：

起來 k^{h}i$_{31}$$^{\#}lai_{12}$　　跗起來 pe$_{31}$ k^{h}i$_{31}$$^{\#}$ lai$_{12}$

出來 ts^{h}ut$_{3}$lai$_{12}$　　走出來 tsau$_{31}$$^{\#}$ts^{h}ut$_{3}$ *lai$_{33}$ / tsau$_{31}$$^{\#}$ ts^{h}ut$_{3}$ lai$_{12}$

出去 $ts^hut_2^{\#}$・k^hi_{11}　　闖出來 $ts\text{ɔ}ŋ_{12}^{\#}$ $ts^hut_2^{\#}$・k^hi_{11}

過來 $kue_{31}lai_{12}$　　爬過來 $pe_{12}^{\#}$ $kue_{11}^{\#}$ *lai_{33}

落來 $lo_{31}^{\#}lai_{12}$

從數量上來說，以不輕讀為常例，輕讀或唸客家音極少，似乎應認為大牛椆本無輕聲，輕讀是受台灣優勢音所影響，但依目前的資料，從泉州、漳州、至潮州，都有輕聲，何以獨獨源自惠州的大牛椆方言沒有輕聲？這一點須對其原鄉進一步調查，如惠州原鄉方言也有輕聲，則可證大牛椆方言是受客語影響而喪失了輕聲。

1.4.3 隨前變調輕聲

台灣大部份閩南方言都有「隨前變調輕聲」，泉州腔較少、漳州腔較豐富，但大牛椆方言則幾乎沒有「隨前變調輕聲」。

台灣的「隨前變調輕聲」最重要的有「个」(=e 的)、「矣」(=a 了)、「也」(=a 人名詞尾)，但在大牛椆方言則幾乎闕如，略舉數例如下：

a.形容詞尾「个」(e_{12})

大牛椆的形容詞尾「个」讀本調，不讀隨前變調輕聲。

正 个 (真的)　$ts\tilde{i}\tilde{a}_{11}$　e_{12}

假 个　ke_{31}　e_{12}

大 个　tua_{22}　e_{12}

細 个 (小的)　se_{11}　e_{12}

生 个　　$ts^hẽ_{33}$　e_{12}

熟 个　　sek_3　e_{12}

大牛椆表示完成語氣極少用「矣」助詞，而採用客語的「咧」。

b.「矣啦」(=a/・a $la?_2$)

壞 =矣 啦(糟了)　　hai_{22}　a_{22}　$la?_2$

真便宜 ・矣啦　　$tsin_{22}$　pan_{22} gi_{12} a_{11}　$la?_2$

去・矣 啦　　k^hi_{11}　a_{11}　$lan?_2$

輸・去・矣　　su_{33}　k^hi_{11} a_{11}

煞・去・矣(結束了)　$sua?_2$　k^hi_{11} a_{11}

以上除了「壞=矣」的「=矣」可確定是隨前變調輕聲，其餘都可能是固定調輕聲，「真便宜 ・矣」的「矣」則確定是固定調輕聲無疑了。

c.「咧」(le?2)

贏 咧 (贏了)　　$ĩã_2$　$le?_2$

走・去 咧 (跑掉了)　$tsau_{31}$　・k^hi_{11}　$le?_2$

會曉 咧 (會了)　　e_{11}　$hiau_{31}$　$le?_2$

好空 咧 (發財了)　ho_{33} $k^haŋ_{33}$　$le?_2$

用這個「咧」來表示完成語氣為任何台灣閩南語所無，而為大牛棡所在的桃園新屋鄉海陸腔客家話所有，由此可見大牛棡的「咧」乃借自客語無疑。「咧」的出現率極高，音讀穩定，可以算是完成語助詞的正例。

d.人名詞尾「也」

大牛棡沒有人名詞尾「也」，人名不加任何詞尾。如：

阿珠 a_{22} tsu_{33}　　阿蘭 a_{22} lan_{12}

阿狗 a_{22} jau_{31}　　阿賜 a_{22} su_{11}

1.4.4「仔」輕聲

大牛棡的「仔」輕聲固定唸 a_{31}，可以視為固定調輕聲的一種。「仔」前字的調值和主聲調變調大體一致，其規則和台灣優勢音的不同點主要有兩點：

a.台灣閩南語絕大多數的「仔」前字調只有高、中兩種調子，凡主聲調變調為低調的，均升為中調；但大牛棡則只有帶 p-,t-,k-尾的陽入聲才升為短中調，其餘的調類、包括喉陽入都保存原變調的調值。

b.台灣閩南語的「仔」前喉入聲絕大多數失去喉塞音，但大牛棡則保存喉塞音，反而主聲調變調卻喪失了。茲略舉數例如下，台灣優勢音(簡稱 TW)調值不同的附注於後，相同的不另注明：

（原變調 33/3→）33/3 +a31

椅仔　i_{33}　　a_{31}

囡仔　gin_{33}　na_{31}

狗仔　kau$_{33}$　a$_{31}$

鋸仔　ki$_{33}$　a$_{31}$

稱仔　ts^{h}in$_{33}$　na$_{31}$

印仔　in$_{33}$　na$_{31}$

桌仔　to?$_{3}$　a$_{31}$

鐵仔　t^{h}i?$_{3}$　a$_{31}$

竹仔　tek$_{3}$　ga$_{31}$

粟仔　ts^{h}ek$_{3}$　ga$_{31}$

柺仔　kak$_{3}$　ga$_{31}$

（原變調 22/1→）22/2 +a31

金仔　kim$_{22}$　ma$_{31}$

柑仔　kam$_{22}$　ma$_{31}$

溝仔　kau$_{22}$　a$_{31}$

弦仔　hien$_{22}$　na$_{31}$

猴仔　kau$_{22}$　a$_{31}$

蟳仔　tsim$_{22}$　ma$_{31}$

賊仔　ts^{h}at$_{2}$　la$_{31}$

姪仔　tit$_{2}$　la$_{31}$

挾仔　giap$_{2}$　ba$_{31}$

（原變調 11/1→）11/1 +a31

樹仔	ts^{h}iu$_{11}$	a$_{31}$	TW：	ts^{h}iu$_{22}$	a$_{31}$
芋仔	o$_{11}$	a$_{31}$		ɔ$_{22}$	a$_{31}$
葯仔	io?$_{11}$	a$_{31}$		io$_{22}$	a$_{31}$
石仔	tsio*$_{11}$	a$_{31}$		tsio$_{22}$	a$_{31}$

1.4.5 三疊音變調

台灣閩南語大多數有三疊音詞，如「開開開」、「長長長」、「厚厚厚」……，其聲調的變化相當複雜。但大牛椆方言完全沒有三疊音的詞法。因為閩南語之中也有不少的方言沒有三疊音的，反而新屋的客語有少數的三疊音詞，如：

涼涼涼　laŋ$_{23}$　laŋ$_{31}$　laŋ$_{31}$

可見大牛椆方言沒有三疊音的詞法大概是承襲了原鄉方言的特色。

大牛椆方言的聲調系統和台灣優勢音比較起來，在主聲調方面雖極類似，但在固定調輕聲、隨前變調輕聲、「仔」輕聲、三疊音變調等變化調方面卻有極大的不同，這個特色的成因尚不能確定，大概部份保存了原鄉的特色，大部份受到所在海陸客語區的影響，桃園海陸客話的聲調很少變化調。

2.韻母的語言層分析

2.1 大牛椆韻母系統的特色

和台灣優勢音比較，大牛椆方言在聲母和聲調方面，無論是音位上或音值上都沒有很大的特色，但在韻母方面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特在本節針對韻母方面做個語言層的分析。先談韻母的特色。

大牛椆的韻母系統比較特殊的有如下數端：

1．iŋ 韻（《十五音》〈經〉字母）唸 eŋ 。

2．ĩũ 韻（《十五音》〈薑〉字母）唸 ĩõ 。

3．ŋ 韻 （《十五音》〈褌〉字母）唸 ũĩ 。

4．有 uam ； uap 韻。

5．o 和 ɔ 混同為 o 。

6．有 oi ； oĩ 韻。

2.2 南漳州音底層

上面 1 至 3 條可以說是典型的漳州音特色，桃園縣北部的閩南語雖屬於漳州腔，但〈經〉字母唸 iŋ ；〈薑〉字母唸 ĩũ ，只有〈褌〉字母唸 ũĩ ，和大牛椆相同。以下略舉數例以與桃園北部漳州腔比較：

	大牛椆	桃園北部漳州腔
〈經〉		
反	peŋ31	piŋ31
爿	peŋ12	piŋ12
頂	teŋ31	tiŋ31

前	tseŋ$_{12}$	tsiŋ$_{12}$
爭	tseŋ$_{33}$	tsiŋ$_{33}$
間	keŋ$_{33}$	kiŋ$_{33}$
閒	eŋ$_{12}$	iŋ$_{12}$
德	tek$_{2}$	tik$_{2}$
竹	tek$_{2}$	tik$_{2}$
叔	tsek$_{2}$	tsik$_{2}$
粟	ts^{h}ek$_{2}$	ts^{h}ik$_{2}$
益	ek$_{2}$	ik$_{2}$

〈薑〉

漿	tsĩõ$_{33}$	tsĩũ$_{33}$
癢	tsĩõ$_{22}$	tsĩũ$_{22}$
唱	ts^{h}ĩõ$_{11}$/ts^{h}io$_{11}$	ts^{h}ĩũ$_{11}$
尚	sĩõ$_{22}$	sĩũ$_{22}$
羊	ĩõ$_{12}$	ĩũ$_{12}$

〈褌〉

飯	pũĩ$_{12}$	pũĩ$_{22}$
門	mũĩ$_{12}$	mũĩ$_{12}$
轉	tũĩ$_{31}$	tũĩ$_{31}$

斷	tũĩ$_{22}$	tũĩ$_{22}$
穿	ts^{h}ũĩ$_{33}$	ts^{h}ũĩ$_{33}$
酸	sũĩ$_{33}$	sũĩ$_{33}$
算	sũĩ$_{11}$	sũĩ$_{11}$
軟	nũĩ$_{31}$	nuĩõ$_{31}$
卵	nũĩ$_{22}$	nũĩ$_{22}$
光	kũĩ$_{33}$	kũĩ$_{33}$

上述諸韻中〈經〉唸 eŋ 的在台灣只有大牛稠和彰化縣中部的員林、永靖等少數地區，〈薑〉唸 ĩõ 的分佈在台南縣大部份及嘉義、雲林、彰化三縣東部漳州腔地區作零星分佈，但這些地區〈褌〉唸 ŋ,褌〉唸 ũĩ 的分佈在桃園、宜蘭、台北縣東北部海岸線，但這些地區〈薑〉唸 ĩũ;〈薑〉字母唸 ĩõ,〈褌〉字母唸 ũĩ 即全部和漳州音特色一致的方言只有大牛稠。可以說在台灣沒有像大牛稠這樣保存這麼多漳州腔特色的方言。

〈褌〉字母唸 ũĩ 是漳州普遍的情形，但〈經〉及〈薑〉的唸法在漳州則有方言差。茲引用周長楫〈閩南方言的分類〉(1986)所提供有關漳州上述二韻的資料如下，以明其方言分佈：

	〈經〉	間 牆	先	生	德	叔	粟	〈薑〉
漳州		kan	sian	siŋ	tik	tsik	ts^{h}ik	
		ts^{h}ĩõ						
長泰		kan	san	siŋ	tik	tsik	ts^{h}ik	
		ts^{h}ĩõ						
龍海		kin	siŋ	siŋ	tit	tsit	ts^{h}it	

	tsʰĩ̃					
華安	kan	san	siŋ	tik	tsik	tsʰik
	tsʰĩ̃					
南靖	kan	siŋ	siŋ	tik	tsik	tsʰik
	tsʰĩ̃ũ					
平和	kɛŋ	sɛŋ	sɛŋ	tek	tsek	tsʰek
	tsʰĩ̃ũ					
漳浦	kɛŋ	sɛŋ	sɛŋ	tik	tsiɔk	siɔk
	sĩ̃ũ					
雲宵	kian	sian	sian	tiat	tsiɔk	tsʰiɔk
	tsʰĩ̃ũ					
東山	kɛŋ	sɛŋ	sɛŋ	tek	tsiɔk	tsʰiɔk
	tsʰĩ̃					
詔安	kiŋ	sieŋ	sieŋ	tiek	tsik	tsʰik
	tsʰĩ̃					
漳平	kan	san	tin	tit	tsiɔk	tsʰiɔk
	tsʰĩ̃					

由上面的資料配合來看，台灣北部漳州腔接近南靖、華安（漳州北部）的類型，而大牛椆則接近東山、詔安（漳州南部）的類型。桃園北部漳州腔的口音有相當的一致性，尤其是上述二韻的音讀沒有方言差，大牛椆方言做為一個桃園客語區內的方言島，不受桃園北部的同化，它的獨特性應該是保存了原鄉方言的特色。而那個原鄉方言則是一個處在潮州方言區內的漳州方言島。我們判斷這個漳州方言島原自漳州的南部。

另外還有一些個別的音讀，也看出漳州的特色。如：

區　　k^hi_{33}

森、蓡　　som_{33}

歇睏　　$hẽ_{31}$ k^huan_{11}

2.3 潮州話的影響

大牛椆韻母特色第 4 條：uam 和 uap 兩韻只出現在

犯法　huam11 huap2 一詞。這個詞潮州話和客家話都是唇音收尾：

	潮州	廣東陸豐(1)	桃園海陸客
犯法	$huam_{11}$ $huap_{2}$	$huam_{11}$ $huap_{2}$	fam_{22} fap_{3}

大牛椆和潮州極為類似，可能是保存了惠州原鄉方言而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

個別的讀音也可以看出潮州音的影響。如：

	大牛椆	潮州	桃園客	桃園漳州腔
影響	$ĩã_{33}$ $hiaŋ_{31}$	$ĩã_{23}$ $hiaŋ_{21}$	$ʒaŋ_{22}$ $hiɔŋ_{12}$	$iŋ_{33}$ $hiaŋ_{31}$
確定	$k^hɔk_{3}$ $tĩã_{22}$	k^hak_{3} $tĩã_{11}$	$k^hɔk_{2}$ t^hin_{22}	k^hak_{3} $tiŋ_{22}$

「確定」的「確」唸 $k^hɔk_2$ 顯然受客語影響，但「定」唸白讀則可能受潮州音的影響。

2.4 客家話的影響

a．o ： ɔ 的混同

第 5 條：o 和 ɔ 混同，也是很特殊的。部份都市的青年層閩南人，因為受到華語的影響，也有這種混同現象，但老、中年層則極少發現。大牛椆 68 屬老年層，其 o 、ɔ 混同自然不會是受到華語影響的結果，而是另有原因。

漳州南部及潮州方言 ɔ 唸 ou ，亦即 o ： ou 的音位對立而非 o ： ɔ 對立。這個 ou 音不但在台灣的閩南語聽不到，即客家話亦聽不到。我們判斷大牛椆的原鄉的陸豐閩南方言應該也是 o ： ou 對立的一類。大牛椆方言處在沒有 ou 音的台灣語言環境之中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是自然的傾向。假定向台灣優勢音靠攏，應該變 ɔ 假定向客家話靠攏，應該變 o 。大牛椆選擇了變 o ，證明客家話對大牛椆方言的影響力超過閩南語。

b．oi 韻的借入

第 6 條： oi ； oĩ 兩韻，在台灣的閩南語也是絕無僅有的，但在潮州話和客家話則是重要的韻母，到底大牛椆的這兩個韻母是受到客家話影響的結果，還是保存了原鄉方言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要舉幾個本韻的字，比較一下三個方言的音讀便可。

潮州話有 oi 、oĩ 韻，但 oi 韻 相當於漳州《十五音》的〈稽〉字母白讀，oĩ 韻相當於〈經〉字母白讀。大牛椆在這兩韻同於漳州而異於潮州。由

下文可知，大牛椆 的 oi 、oĩ 和潮州話無關。(2)

	大牛椆 68	南漳州	北漳州	潮州
〈稽〉				
雞	ke	kei	ke	koi
會	e	ei	e	oi
買	be	bei	be	boi
賣	be	bei	be	boi
地	te	tei	te	boi
袂	be	bei	be	boi
(不會)				
〈經〉				
肩	keŋ	keŋ	kiŋ	koĩ / kãĩ
有	teŋ	teŋ	tiŋ	toĩ / tãĩ
(硬)				
前	tseŋ	tseŋ	tsiŋ	tsoĩ / tsãĩ
反	peŋ	peŋ	piŋ	poĩ / pãĩ
片	peŋ	peŋ	piŋ	poĩ / pãĩ
間	keŋ	keŋ	kiŋ	koĩ / kãĩ

但是大牛椆的 oi 韻和客家話是一致的，顯然是借自客語。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相賽	sio$_{22}$ soi$_{11}$	siɔŋ$_{31}$ soi$_{11}$	sio$_{22}$	se$_{11}$

(比賽)

稅	soi$_{11}$	soi$_{11}$	sue$_{11}$
培	poi$_{22}$	p^{h}oi$_{33}$	pue$_{22}$

這個韻的所屬字極少，並不是客家話唸 oi 的字都可歸入本韻。下面是客家話唸 oi 而大牛椆仍唸閩南音的例子：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開	k^{h}ui	k^{h}oi	k^{h}ui
來	lai	loi	lai
菜	ts^{h}ai	ts^{h}oi	ts^{h}ai
海	hai	hoi	hai
愛	ai	oi	ai

奇妙的是大牛椆 68 把客家話不唸 oi 韻的字也唸 oi 韻了：

油車粿 iu22 ts^{h}ia22 koi31 (油條)

回潤 hoi22 lun11 (反潮)

客家話「粿」說「粄」pan$_{12}$ ，「磨年糕」說「挨粄」ai$_{31}$ pan$_{12}$ ，大牛椆說：磨粿 bo$_{11}$ kue$_{31}$（舊說法）/ 挨粿 e$_{22}$ kue$_{31}$（新說法）。「粿」唸 koi$_{31}$ 只用於「油車粿」一詞。至於「回」字客語是唸 fui$_{33}$ 。

大牛椆唸 oi 的字都是漳州音原本唸 ue 韻、即《十五音》歸〈檜〉字母的字，除了上述幾個特例以外，屬〈檜〉字母的字大牛椆還是唸 ue 。如：

過	kue$_{11}$	揣(找)	ts^{h}ue$_{22}$	課	k^{h}ue$_{11}$
回	hue$_{12}$	火	hue$_{31}$	飛	pue$_{33}$
未	bue$_{22}$	郭	kue*$_{2}$	畫	ue$_{22}$

c．oĩ 韻的借入

大牛椆另外吸收了客家話的 oĩ 韻，但也一部份直接源自客家話，一部份加以類化，將客家話不讀 oĩ 韻的也唸 oĩ 韻了。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話		
梅花	moĩ$_{22}$	hue$_{33}$	梅花	moi$_{33}$	fa$_{31}$
小妹	sio$_{33}$	moĩ$_{22}$	老妹	lo$_{22}$	moi$_{11}$ (妹妹)
媒儂	moĩ$_{22}$	laŋ$_{12}$	媒人	moi$_{22}$	in$_{33}$
糜	moĩ$_{12}$		糜	moi$_{33}$	(稀

飯)

上面的例子全部是帶有 m-聲母的字。m- 聲母的鼻化成分延伸到韻母的元音，這是閩客語共同的現象。但客語元音的鼻化成分沒有辨義作用，但鼻音成分在閩南語則是一個重要的辨義徵性。oĩ 和 oi 是兩個不同的韻母。

以下是客家話不唸 oĩ 而大牛椆唸 oĩ 的例子：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話		
菜桿	ts^hai_{31}	$koĩ_{31}$	菜梗	ts^hoi_{33}	$kuaŋ_{32}$
		(菜葉莖)			
芋桿	o_{11}	$koĩ_{31}$	芋梗	vu_{33}	$kuaŋ_{12}$
		(芋莖)			
樹桿	ts^hiu_{11}	$koĩ_{31}$	樹身	$ʃu_{22}$	$ʃin_{31}$
		(樹幹)			
關門	$koĩ_{22}$	$mũĩ_{12}$	關門	$kuan_{31}$	mun_{33}
橫	$hoĩ_{12}$		橫	$vaŋ_{33}$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大牛椆的 oĩ 韻大體相當於《十五音》的〈糜〉韻，〈糜〉韻的漳州音多半唸 ũẽ ，有些方言唸 ũãĩ。而「關」、「橫」等字《十五音》歸入「官」韻，唸 ũã ，依我們所知的泉州音、漳州音及潮州音上面兩類字有下面幾種不同的方言變讀：

	〈糜〉糜妹	〈官〉橫關	依據
泉州	ə	ũĩ	《彙音妙悟》
漳州	ũẽ	ũã	《十五

音》

潮州　ũẽ　ũẽ　《正潮兩音字集》

台灣　ũãĩ/ũẽ　ũãĩ　筆者調查

以上所舉不過是據我們所知的文獻資料或筆者所調查的方言資料，但現代方言異讀更多，異讀分佈更加複雜。比如〈官〉韻「橫」唸 hũẽ 、「關」唸 kũẽ 的，依周長楫(1986)則有漳浦、詔安、漳平。漳平在漳州北部，漳浦、詔安在漳州南部。亦即由漳浦以南至潮州的大部份地區〈糜〉及〈官〉的「橫」、「關」等字都唸 ũẽ 。因此我們判斷大牛椆方言的 oĩ 韻原本唸 ũẽ 因為雙唇鼻音的 mũẽ 受客家話影響 變 moĩ ，於是進一步將所有 ũẽ 韻都變讀為 oĩ 。上述 ue 變 oi 也是同樣的道理，只是不像 ũẽ → oĩ 那樣做了撤底的變化，可以說正處在變化的初期。而音變的原因明顯可證同樣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像這種因受客語影響所產生的「類推訛變」可以歸納出如下的規律：

ɾ1　ue → ue / oi

ɾ2　ũẽ → oĩ

d.一個疑似台灣優勢音影響的客語成份

台灣優勢音的意思指閩南語詞在台灣地區最普遍流行的唸法。什麼是台灣優勢音？一般人雖可感悟，但是確實的情形非經調查不得而知。筆者曾對台灣閩南語作過二百多個方言點的調查，對所謂台灣優勢音已可掌握，現在這項調查尚在繼續進行之中，本文僅根據筆者的資料作判斷。

大牛椆方言的音韻系統明顯可證受到潮州話、客家話影響的已如上述，其間我們沒有提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大牛椆的漳州腔移台二百五十餘年，受到客家話那樣大的影響，若說沒有受到台灣優勢音的影響，簡直是不可想

像的事。但事實上我們的確沒有發現到明顯可證是受到台灣優勢音影響的事實。本節所要討論的仍然無法支持台灣優勢音影響的假定。

《十五音》〈姜〉韻漳州唸 iaŋ 是普遍的情形；潮州也普遍唸 iaŋ ；台灣則泉州腔唸 iɔŋ[iɔŋ]，漳州腔唸 iaŋ ，而以 iɔŋ 佔優勢。桃園北部漳州音的情形是老派唸 iaŋ 新派摻入一些台灣優勢音而成 iaŋ/iɔŋ 兩讀的情形。大牛椆正是這種情形。舉例如下：

中央 tiɔŋ$_{22}$ iaŋ$_{33}$ / 中央 tiɔŋ$_{22}$ iɔŋ$_{31}$

方向 hɔŋ$_{22}$ hiaŋ$_{11}$ 翕相 hip$_{3}$ siɔŋ$_{11}$

影響 ĩã$_{33}$ hiaŋ3$_{11}$ 思想 su$_{22}$ siɔŋ$_{31}$

將來 tsiɔŋ$_{22}$ lai$_{12}$

左邊〈姜〉韻字唸 iaŋ 的顯然是漳州音底層，而唸 iɔŋ 的則是後來的變化。比照台灣漳州音一般的情形，我們似乎可以毫不猶豫地認定這 iɔŋ 音是受到台灣優勢音影響的結果，然而問題是台灣優勢音的特色很多，比如前述幾個大牛椆的特色韻之中台灣優勢音分別唸〈經〉iŋ〈薑〉ĩũ〈褌〉ŋ ，比這個〈姜〉iɔŋ 更優勢，如果大牛椆要受台灣優勢音影響，應全面受影響，何以只有這個〈姜〉韻受影響，而其它的韻竟然毫不受影響呢？由此可見，大牛椆〈姜〉韻唸 iɔŋ 可能另有來源，而最可能的來源仍然是客家話。我們看新屋海陸腔客家話上面幾個例詞的〈姜〉韻字正好也都唸 iɔŋ 。如：

中央 tʃuŋ$_{31}$ iɔŋ$_{31}$ 翕相 hip$_{2}$ siɔŋ$_{11}$

方向 fɔŋ31 hiɔŋ11　　思想 srn31 siɔŋ12

影響 ʒaŋ22 hiɔŋ12　　將來 tsiɔŋ31 loi33

值得注意的是大牛椆「央」又讀 iɔŋ31 和客語完全同音，更啟示我們想像〈姜〉韻唸 iɔŋ 並非受台灣優勢音影響，而是受客語影響了。只是，這影響尚在進行之中，大牛椆的〈姜〉韻正處在由 iaŋ → iɔŋ 的中途。

e.客家話對個別字音的影響

客家話對大牛椆方言的影響有如前所述深入到音韻系統的變化的，但也有只對個別字音影響的。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出來	tsʰut3 lai12 / tsʰut3 lai33	tʃhut2 loi33	tsʰut2・lai11
權利	kʰien22 li22	kʰien33 li22	kʰuan22 li22
姓戴	sẽ31 tai11	siaŋ11 tai11	sẽ31 te11
選舉	sien33 ki31	sien22 ki12	suan33 ki31
怨恨	uan31 heŋ22	ʒan11 hen22	uan31 hin22
恩情	eŋ22 tseŋ12	en31 tsʰin33	in22 tsiŋ12
盒仔	hap2 ba31	hap2 b&33	ap2 ba31

學校　o11 ka31　　hɔk2 kau12　　hak1 hau22

銃　tsʰiɔŋ11　　tʃhiɔŋ11　　tsʰiŋ11

整個說來，大牛椆所受外來影響之中新屋海陸腔客家話無疑是最重要的。

3.大牛椆詞彙的語言層次

3.1 原鄉的底層

大牛椆方言的詞彙大部份跟台灣閩南語相同，但如果是閩南語和客語的共同特殊詞彙，我們就無法考究其來源。比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台灣閩南語
曾孫：	虱母 sat3 bo31	虱母 set2 ma33	虱母仔 sat3 bo33 a31

有一些潮州話、客家話共有的詞彙，我們也無法確定其來源。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潮州話
年輕人：	後生儂	後生人	後生儂
	hau11 sẽ22 laŋ12	heu22 saŋ31 in33n	hau11 sẽ22 naŋ33

但是有一些是漳州特有的詞彙，我們認定出於漳州原鄉。如：

公公：大官　tua11 kũã33

婆婆：大家　tua11 ke33

斗笠：瓜笠　　kue$_{22}$ le?$_{3}$

松柏：松柏仔　siɔŋ$_{22}$ pe$_{33}$ a$_{31}$

洗澡：洗浴　　se$_{33}$ ek$_{3}$

有一些是台灣的閩南語和客語都不說的詞彙，我們便可以確定屬於原鄉的底層，只是無法確定出於漳州或潮州的原鄉。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台灣閩南語
妻：	查某 tsa$_{22}$ bo$_{31}$	老婆 lo$_{22}$ p^{h}o$_{33}$	某 bɔ$_{31}$
娶妻：	娶查某 ts^{h}ua$_{11}$ tsa$_{22}$ bɔ$_{31}$	討老婆 t^{h}o$_{22}$ lo$_{22}$ p^{h}o$_{33}$	娶某 ts^{h}ua$_{11}$ bɔ$_{31}$

最重要的一個特色詞素是 ti$_{22}$ ，傳統閩南語文寫作「值」，在宋元詞曲裡寫作「底」。台灣閩南語裡這個詞幾乎已經消失，只存在於像「值時」ti$_{11}$ si$_{12}$(何時）之類罕用的詞彙，或包含在「值當時」taŋ$_{22}$/tiaŋ$_{22}$ si$_{12}$（何時）的合音裡。但在大牛椆方言，「值」ti$_{22}$ 還可用在下面的詞或合音詞：

何方：值一片 ti$_{11}$ tsit$_{1}$ peŋ$_{12}$

何處：值角位 tia$_{33}$ / tia$_{33}$ ui$_{22}$

何人：值儂　tiaŋ$_{12}$

何時：值當時 tiaŋ$_{22}$ si$_{12}$

大牛椆的詞義系統也有很特殊的地方。如：

今天：今旦日　　kin$_{22}$ na$_{33}$ zit$_{3}$

昨天：昨　日　　tso$_{31}$ • zit$_{1}$

昨天白天：昨　日　　tsa$_{22}$ zit$_{3}$

昨天晚上：昨　昏　　tsa$_{22}$ hũĩ$_{33}$

前天：大昨日　　tua$_{11}$ tso$_{31}$ • zit$_{1}$

明天：明旦再　　bin$_{22}$ nã$_{33}$ tsai$_{11}$

後天：後　日　　au$_{7}$ • zit$_{1}$

大後天：大後日　　tua$_{11}$ au$_{22}$ • zit$_{1}$

「明天」以後和台灣優勢腔的說法一樣，但「昨日」以前則自成系統大不相同了。

3.2 從客家話來的借詞

大牛椆的詞彙基本上還是閩南語，但是卻摻入了大量的客語借詞。台灣的閩南語幾乎不受閩南語影響，極少客語借詞；相反的客家話之中卻有大量的閩南語借詞，這顯示了閩南語的優勢競爭力。但是做為客家語區內的方言島，大牛椆方言對所處的海陸腔客語而言卻是弱勢語言，它吸收了大量客語詞彙是非常自然的。以下所舉是大牛椆和桃園北部漳州話不同而顯然借自客家話的詞彙：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話	桃園北部漳州話
進來：	落來 lo$_{31}$ lai$_{12}$	落來 lɔk$_{2}$ loi$_{33}$	入來 zip$_{22}$ • lai$_{11}$

進去：	落去 lo$_{31}$ k^{h}i$_{11}$	落去 lɔk$_{2}$ hi$_{11}$	入去 zip$_{22}$ • k^{h}i$_{11}$
狗窩：	狗藪 kau$_{33}$ tau$_{11}$	狗藪 keu$_{22}$ teu$_{11}$	狗岫 kau$_{33}$ siu$_{22}$
長板椅：	長椅 tŋ$_{22}$ i$_{31}$	長凳 tʃhɔŋ$_{33}$ ten$_{11}$	椅條 i$_{33}$ liau$_{12}$
討厭：	惱 nãũ$_{31}$	惱 nau$_{31}$	討厭 t^{h}o$_{33}$ ia$_{11}$
討人厭：	得儂惱	得人惱	顧儂怨
	tit$_{3}$ laŋ$_{22}$ nãũ$_{31}$	tet$_{2}$ in$_{33}$ nau$_{31}$	kɔ$_{31}$ laŋ$_{22}$ uan$_{11}$
順利：	順勢 sun$_{11}$ si$_{11}$	順勢 ʃun$_{2}$2 ʃi$_{11}$	順序 sun$_{11}$ li$_{22}$
靈顯：	顯 hien$_{31}$	顯 hien$_{12}$	靈聖 liŋ$_{22}$ sĩã$_{11}$
癢：	害 hai$_{12}$	害 hoi$_{33}$	癢 tsi*$_{22}$
鴨蛋：	鴨春 a$_{31}$ ts^{h}un$_{33}$	鴨春 ap$_{2}$ tʃhun$_{31}$	鴨卵 a$_{31}$ nũĩ$_{22}$
蝌蚪：	kuai$_{33}$ lɔk$_{3}$ a$_{31}$	kuai$_{22}$ luk$_{2}$ ə$_{33}$	
壁虎：	狗母蛇	狗母蛇	善翁仔
	kau$_{33}$ bo$_{33}$ tsua$_{12}$	keu$_{22}$ ma$_{33}$ ʃa$_{33}$	sen$_{11}$ aŋ$_{22}$ a$_{31}$
丟：	tip$_{3}$	tep$_{2}$	揕 tim$_{11}$
打呵欠：	擘喙 pe$_{31}$ ts^{h}ui$_{11}$	擘喙 pak$_{2}$ tʃoi$_{11}$	
很美：	當嫸 tɔŋ$_{22}$ sui$_{31}$	當靚 tɔŋ$_{31}$ tsiaŋ$_{31}$	真嫸 tsin$_{22}$ sui$_{31}$
穿針：	貫針 kũĩ$_{31}$ tsiam$_{33}$	貫針 kien$_{11}$ tʃim$_{31}$	穿 針 ts^{h}ũĩ$_{22}$ tsiam$_{33}$
女兒：	妹仔 moĩ$_{33}$ a$_{31}$	妹仔 moi$_{11}$ ə$_{33}$	查某囝 tsa$_{22}$ bɔ$_{33}$

kĩã$_{31}$

女孩：　細妹仔　細妹仔　查某囡仔

se$_{31}$ moĩ$_{33}$ a$_{31}$　se$_{11}$ moi$_{11}$ ə$_{33}$　tsa$_{22}$ bɔ$_{3}$ gin$_{33}$

a$_{31}$

雜七雜八：蕩蕩答答仔　蕩蕩答答　沓沓滴滴

tɔŋ$_{11}$ x tap$_{3}$ x a$_{31}$　tɔŋ$_{11}$ x tap$_{2}$ x　tap$_{1}$ x ti$_{31}$ ti?$_{2}$

酒瓶：　酒罐仔　酒罐仔　酒矸仔

tsiu$_{33}$ kuan$_{33}$ a$_{31}$　tsiu$_{22}$ kon$_{11}$ &$_{33}$　tsiu$_{33}$ kan$_{33}$ a$_{31}$

酒瓶：　酒瓶 tsiu$_{33}$ p^{h}ĩã$_{12}$　瓶 tsiu$_{22}$ p^{h}iaŋ$_{33}$　酒 瓶 tsiu$_{33}$

pan$_{12}$

電線桿：　電火墩　電火墩　電火柱

tien$_{11}$ hue$_{33}$ tun$_{31}$　t^{h}ien$_{22}$ fo$_{22}$ tun$_{12}$　ten$_{11}$ hue$_{33}$

t^{h}iau$_{22}$

處女：　儂家女　人家女　在室女

laŋ$_{22}$ ke$_{22}$ li$_{31}$　in$_{33}$ ka$_{31}$ *$_{12}$　tsai$_{11}$ tsit$_{3}$ li$_{31}$

姪子：　姪仔 tit$_{2}$ la$_{31}$　姪仔 tʃhrnt$_{2}$ lə$_{33}$　孫仔 sun$_{22}$ nã$_{31}$

(不說「孫仔」)　(「姪仔」：文語)

……

以上不過略舉數端，客語詞彙滲透到大牛椆的詞彙可說已到了無所不在的程度，任何詞類，即使是基本詞彙都大量的被吸收到大牛椆方言裡，甚至是虛詞。如：

	大牛椆 68	新屋海陸客	桃園北部漳州話
遇到：	拄 到	拄 到	拄・著
	tu_{31} to_{11}	tu_{22} to_{11}	tu_{31}・tio_{11}

表「接觸到」的助動詞，閩南語用「著」；客語用「到」，是各自的特色，而大牛椆吸收了客語，也可見得客語詞彙滲透大牛椆方言之深刻。

4.大牛椆語法的客語成份

大牛椆方言的語法基本上也是閩南語的，但其中也摻入了一些客語語法成份。下面這個句子的語序明顯的是受到客語的影響：

〈 放在這兒 〉（祈使句）

大牛椆： 帶遮下 tua_{31} $tsia_{33}$ he_{22}

新屋海陸客： 在遮放 ts^hoi_{31} lia_{12} $pi\text{ɔ}ŋ_{11}$

桃園北部漳州話： 下帶遮 he_{11} tua_{31} $tsia_{33}$

閩南語的方向詞，做為動詞的目的地用時，動詞一定要放在（連接詞 + ）方向詞的前面(a.)；如放在後面(b.)便是不合法的句子。只有做為動詞動作的場所時，動詞才可放在後面。如：

a.下（放）+ 帶（在） + 遮（這兒）

* b.帶（在）+ 遮（這兒）+ 下（放）

c.帶（在）+ 遮（這兒）+ 坐

大牛椆方言 a.b.ɕ.三句都算合語法，顯然 b.是受到客家語法的影響了。

5.結論

大牛椆方言從漳州流浪到惠州，在那兒建立了一個被潮州話和客家話環抱的漳州方言島，它在語言上吸收了潮州話和客家話的語言成份是理所當然的事，大牛椆葉姓移台二百五十餘年在新屋海陸客語區內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漳州腔閩南語方言島，長期和客家話接觸的結果，大牛椆方言吸收了大量的客家語言成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方言歷經數百年的流浪，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彙，甚至改變了一些語音、或語法結構，然而卻仍然保存了鮮明的南部漳州腔閩南語的特色。那樣的漳州腔在台灣，尤其是北台灣，是相當特殊的。

從閩南方言比較或與客家話的比較分析大牛椆方言的特色一部份是保存了南部漳州腔的特色；一部份吸收了潮州話的成份；而和閩南語不同的地方都是借自客語的成份。舉其大端則有：

1.保存南部漳州腔的成份有：十八聲母或「十五音」齊全；沒有 ɔ ： o 的音位對立；七個主聲調系統。《十五音》〈經〉字母唸 eŋ〈薑〉字母唸 ĩõ；〈褌〉字母唸 ũĩ。

2.吸收潮州話的成份有：uam ； uap 韻。

3.受到新屋海陸客家話的影響有：變化調不發達、喪失 ou ： o 的音位對立、吸收 oi ； oĩ 兩韻、iaŋ → iɔŋ 可能也是受客語影響、吸收大量的客家詞彙及少數的語法成份。

即使吸收了潮州及客家的一些語言成份，大牛椆方言的基本架構仍屬漳州腔，並且在台灣我們很少聽到保存這麼多漳州南部口音的方言，而這個方言卻源自惠州府陸豐縣（今汕尾市政區陸河縣）一個環抱於客家語、潮州話的漳州方言島。

【資料來源】

本文引用之現代方言資料來源如下：

台灣閩南語部份：龔煌城+洪惟仁(1989)(1992)、洪惟仁(1992)

台灣客家語部份：楊時逢(1957)；洪惟仁調查桃園新屋大牛椆葉倫集(1992)

福建漳州腔部份：周長楫(1986)；洪惟仁(1991)

廣東潮州腔部份：汲約翰(John Sieele,B.A.)(1924)；蔡俊明(1976)(1991)

【附注】

1.據廣東陸豐人語言學者潘家懿教授的發音。

2.大牛椆《十五音》的〈稽〉字母白讀唸 -e 接近北漳州，其餘的特色同於南漳州，這可能是因為大牛椆本身的變化丟失了 -i 韻尾，正如 -ou 丟失 -u 韻尾一樣。

3.【值 ti7】在閩南語口語裏成了許多合音，大牛椆是合音較多的方言。如：

何處：值角仔 tia_{33} ← $*ti_{11}$ a_{31} ← $*ti_{11}$ kak_{3} a_{31}

何人：值儂 $tiaŋ_{12}$ ← $*ti_{11}$ $laŋ_{2}$

何時：值當時 $tiaŋ_{22}$ si_{12} ← $*ti_{11}$ $taŋ_{22}$ si_{12}

【何處：值角仔】右邊的原形擬測比較難解，我們是根據台語的資料：

	現代台語	早期台語	鹿港	原形
此處：只仔	tsi a_{33}/tsi a_{13}	$tsit_{3}$ a_{31}	$tsə_{23}$ a_{31}	$*tsi_{23}$

a_{31}

只角仔 $tsit_3\ kak_3\ a_{31}$ $tsit_3\ kak_3\ a_{31}$ $ts\text{ə}_{23}\ ka_{33}\ a_{31}$ $*tsi_{23}\ kak_3\ a_{31}$

彼處：許仔 $hi\ a_{33}/hi\ a_{13}$ $hit_3\ a_{31}$ $h\text{ə}_{23}\ a_{31}$ $*hi_{23}\ a_{31}$

許角仔 $hit_3\ kak_3\ a_{31}$ $hit_3\ kak_3\ a_{31}$ $h\text{ə}_{23}\ ka_{33}\ a_{31}$ $*hi_{23}\ kak_3\ a_{31}$

擬測大牛椆的 tia_{33} 的原形應為【值角仔 $*ti_{11}\ kak_3\ a_{31}$】。

【參考文獻】

黃謙　《彙音妙悟》 1800 編。廈門會文書莊石印。

謝秀嵐　《彙集雅俗通十五音》 1818 編。高雄慶芳書局複印。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1837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Maccao,

China.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ge of Amoy" 1875 。台北古亭書局複印。

汲約翰(John Sieele,B.A.) "the Swatou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

tion" 《潮正兩音字集》 1924 上海英國長老教會出版。

蔡俊明 《潮語詞典》 1976 周法高發行。

—— 《潮州方言詞彙》 1991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中心發行。

楊時逢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 1957 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22 本。

董同龢 〈四個閩南方言〉1959 史語所集刊 30 本。

楊必勝+陳建民 〈海豐方言動詞的態〉1984《語言研究》2:115-129 。

周長楫 〈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1986 《語言研究》2:69-84 。

龔煌城+洪惟仁 〈台灣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北部部份：1989；中北部部份：

199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洪惟仁 〈《彙音妙悟》的音讀〉1990 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及其音系〉1990 《台灣風物》40.3:55-78 。

——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價值〉1991《台灣文獻》42.2:95-115 。

—— 《台灣方言之旅》 1992 前衛出版社

【附言】

本調查研究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的成
果之一，本調查研究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資助，謹此致謝。

此致謝。